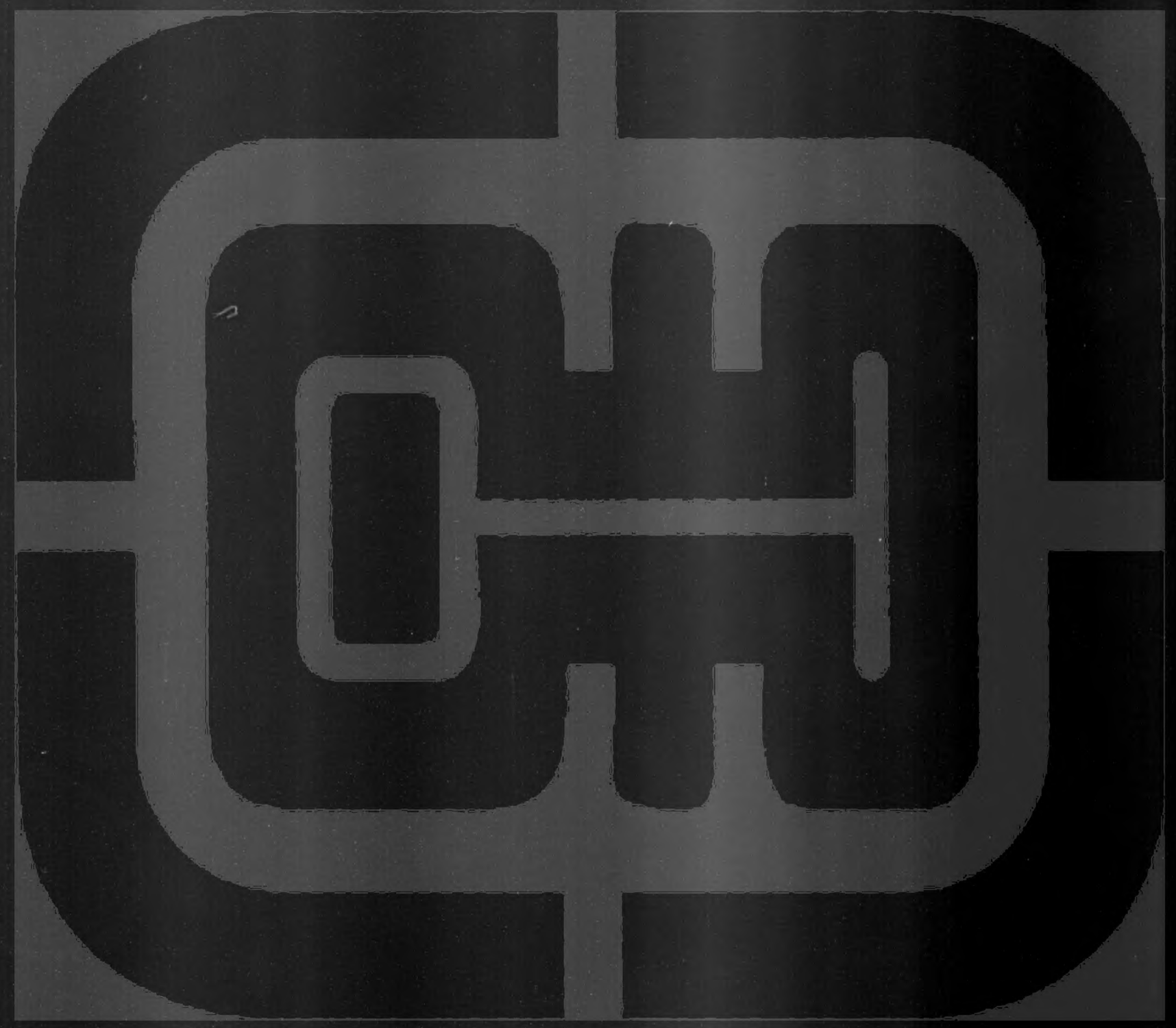

十六國春秋前秦錄目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前秦錄一　春秋卷第三十三
苻洪
前秦錄二　春秋卷第三十四
苻健
前秦錄三　春秋卷第三十五
苻生
前秦錄四　春秋卷第三十六

苻堅上
前秦錄五　春秋卷第三十七
苻堅中
前秦錄六　春秋卷第三十八
苻堅下
前秦錄七　春秋卷第三十九
苻丕
前秦錄八　春秋卷第四十
苻登
前秦錄九　春秋卷第四十一
苻雄
苻菁
苻黃眉
苻法
苻融
苻朗
苻宏
苻暉

苻琳
苻詵
苻雅
苻洛
健后彊氏
生后梁氏
堅太后苟氏
堅夫人張氏
丕后楊氏

登后毛氏

前秦錄十

翟俱
雷弱兒
魚遵
王墮
彊平
趙煥
杜慈

春秋卷第四十二

呂婆樓
樊世
王猛
梁平老
梁讜
陸績
鄧羌
張平
張蚝

李威
徐嵩
薛强
崔宏
姜宇
索泮
楊安
楊定
高泰

趙整
朱彤
王嘉
張忠
法喜
曇邕
僧朗
孟欽
僧涉公

徐義
釋道安
畢覽
桑虞
王兗
苟輔
竇衡
王永
徐成

郭慶
王統
長孫嵩
夏默
許謙
裴洗
韋羆
杜胄
寇修之
何熙仲
竇滔妻蘇氏
韋逞母宋氏

前秦錄一　春秋卷第三十三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氐人也其先蓋有扈氏之苗裔子孫强盛世居武都爲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生蒲長五丈五節狀如竹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氏焉父懷歸爲部落小帥母姜氏因寢產洪驚覺而寤先是隴右大雨霖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之曰洪年

十二而父卒代爲部帥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屬劉氏之亂乃散千金招延俊傑訪安危變通之術戎晉禮貢奔之宗人蒲光蒲突遂共推爲盟主劉曜僭號長安遣使拜平遠將軍不受自稱護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光等逼洪歸曜曜以洪爲寧西將軍率義戾及曜敗於洛陽洪率部人西保隴山進爲氐王石虎將兵攻上邽洪詣虎降虎大悅親出迎之拜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illegible]監六夷諸軍事涇陽伯趙建平四年石生起兵關中洪遂西結張駿自稱晉北平將軍雍州刺史虎既滅生洪率戶三萬下隴東如馮翊說虎徙關中傑及羌戎以實東方曰諸氐皆洪家部曲洪帥以從誰敢違者虎從之拜洪護氐校尉徙秦雍及氐羌十餘萬戶於關東遷龍驤將軍流民都督處於枋頭從征段遼有功遷光烈將軍進爵爲侯尋拜使持節都督六夷諸軍事冠軍大將軍進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千餘人以洪爲關內領侯

冉閔言於虎曰蒲洪雄果得將士死力其諸子皆有非常之才且握强兵五萬屯據近畿宜密除之以安社稷虎曰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吳蜀柰何殺之待之愈厚佛圖澄亦言於虎曰觀蒲氏有王氣請急除之虎陰欲殺洪洪稱疾不朝梁犢之亂虎遣洪以車騎將軍從燕王石斌討之遂平梁犢進爲侍中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改封本國略陽郡公會虎卒石遵即位閔又言於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洪鎮關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此雖先帝臨終之命然陛下踐祚自宜改圖遵從之罷洪都督餘並如前洪怨之乃歸枋頭遣使降晉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秦雍流民相率西歸路由枋頭共推洪爲主衆至十餘萬洪子健在鄴斬關出奔枋頭鑒懼洪之逼也欲以討遣之乃以洪爲都督關中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牧領秦州刺史洪會官屬議應受與否主簿程朴請且與趙連和如列國分境

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爲天子耶而云列國乎引
朴斬之永和六年朝廷規復中原以洪爲氐王
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
史廣川郡公健爲假節右將軍監河北征討前
鋒諸軍事襄國公時姚弋仲亦有圖據關中之
志恐洪先之遣子襄帥衆五萬伐洪洪迎擊破
之斬獲三萬餘級於是安定梁楞等並率關西
民望說洪曰今胡運將終中原喪亂明公神武
必成大業繼蹤周漢宜稱尊號以副四海之望

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孫堅之生背有草
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
三秦王以南安雷弱兒爲輔國將軍安定梁楞
爲前將軍領左長史馮翊魚遵爲後將軍領右
長史京兆段陵爲左將軍領左司馬王墮爲右
將軍領右司馬天水趙俱隴西牛夷北地辛牢
皆爲從事中郎氐酋毛貴爲單于輔相洪謂博
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
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

天下有易於漢祖初石虎以麻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率衆歸鄴洪使子龍驤將軍雄逆擊獲之以爲軍師將軍秋因說洪曰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取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征天下誰敢敵之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寘鴆洪欲并其衆世子健收秋斬之洪臨死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爲中原可指時而定今不幸爲豎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周漢舊都形勝之國進可以一同天下退不失保全秦雍吾死之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卒年六十六健僭偽位追謚曰惠武皇帝廟號太祖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仝訂

春秋第三十三卷

前秦錄二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感大熊而孕生之夜洪又夢族曹氏指健謂之曰是兒興家門可以吾名字之於是名熊字世建後避石虎外祖張熊之名故改焉及長雄果便弓馬好施予善事人甚爲石虎父子所親愛歷位翼軍校尉鎮軍將軍虎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

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永和六年洪死健嗣
位代統其衆乃去大都督大將軍三秦王之號
稱晉官爵遣叔父安告喪於京師且請朝命秋
八月京兆杜洪窃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
州刺史以馮翊張琚爲司馬戎夏雄儁多歸附
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受石祗官爵以
趙俱爲河内太守戍温牛夷爲綏集將軍戍懷
密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
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

軍開府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以武威賈
玄碩爲左長史略陽梁安爲右長史段純爲左
司馬辛牢爲右司馬京兆王魚安定程肱胡文
等爲軍諮祭酒悉衆而西以魚遵爲前鋒行至
盟津起浮橋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帥步騎五
千人入自潼關兄子揚武將軍菁帥衆七千人
自軹關入河東臨別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
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黄泉無相見也濟訖焚橋
自統大衆隨雄而進杜洪聞之與健書侮嫚之

以司馬張琚弟光（一作先字）爲征虜將軍帥衆萬三千逆戰於潼關之北光兵大敗走還長安健雖戰勝猶修箋於洪幷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悉召關中之衆來拒健聞而笠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西而大吉孰大焉諸君知否此則漢祖屠秦之機也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爲百姓西遷之象健遂率軍進次赤水據其城以抗洪洪弟郁勸洪迎健洪不從郁率所部來降健遣雄略地渭北氐酋毛受屯高陵徐磋屯好畤羌酋白犢屯黃白衆各數萬皆斬洪使遣子來降苻菁魚遵所過城邑無不降附洪懼固守長安九月菁與張光戰於渭北之陰槃擒之三輔郡縣堡壁悉降冬十月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張琚奔司竹十一月甲午入都長安以民心思晉乃遣叅軍杜山伯詣建康獻捷并修好於大司馬桓溫於是秦雍夷夏皆來歸附趙梁州刺史石寧獨據上邽不下十二月雄進

兵擊斬之

皇始元年春正月健軍師將軍左長史賈玄頎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爲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爲秦王耶且晉使未返我官位輕重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諷玄頎等上尊號健僞讓再三然後許之丙辰僭即天皇位於南郊紀事本末作天王大單于國號大秦大赦境內改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置百官於長安追尊父洪爲武悳皇帝廟號太祖尊母姜氏爲皇太后立妻强氏爲天皇后子萇爲太子覩爲平原公生爲淮南公覿爲長樂公方爲高陽公碩爲北平公騰爲淮陽公柳爲晉公桐爲汝南公庾爲魏公武爲燕公幼爲趙公以雄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東海公菁爲衛大將軍平昌公宿衛二宮雷弱兒爲太尉毛貴爲司空略陽姜伯周伯周健之舅也爲尚書令梁楞爲左僕射王墮爲右僕射魚遵爲太子太師强平平王后之弟也爲

太傅段純爲太保略陽呂婆樓爲散騎常侍趙
弁州刺史張平遣使來降健署爲大將軍冀州
牧三月健置司隸校尉官分遣使者問民疾苦
搜羅雋異寬重斂之稅弛離宮之禁罷無用之
器去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悉除
之夏四月杜洪張琚遣使招晉梁州刺史司馬
勳勳率步騎三萬自漢中入秦川健禦之於五
丈原勳屢戰皆敗退歸南鄭健以中書令賈玄
碩始者不上尊號銜之使人告玄碩與司馬勳

通并其諸子皆殺之是年野蠶成繭野禾被原
百姓採野繭而衣野粟而食關西家給人足
皇始二年春正月丞相雄等固請健正尊號宜
依漢晉兼皇王之美不可過自謙冲同趙之初
號健從之僭即皇帝位於太極殿大赦境內諸
公皆進爵爲王且言單于所以統一百蠻非天
子所宜領以授太子萇立五等之封以次進之
司馬勳既還漢中杜洪張琚屯宜秋洪自以右
族輕琚且知勳憚琚兵强因說勳曰不殺張琚

關中非國家有也勳乃僞請琚於坐殺之琚弟光走池陽合衆攻勳勳頻戰不利杜洪遂自立爲秦王改元建昌署置百官夏四月以張遇爲征東大將軍豫州牧五月健率步騎二萬攻杜洪於宜秋斬之還登石安原而嘆曰美哉斯原也悵然有終焉之志六月甲申健還長安晉鎮西將軍謝尚攻豫州牧張遇於許昌遇遣使請救健遣丞相東海王雄衛大將軍平昌王菁率衆掠地關東并帥步騎二萬援之丁亥與尚戰於潁水之誠橋尚等敗績奔還淮南死者萬五千人雄乘勝逐北至於壘門殺傷過半秋七月雄徙遇及陳潁許洛之民五萬餘戶歸於關中（或作長安）以右衛將軍楊群爲豫州刺史鎮許昌八月健以雷弱兒爲大司馬毛貴爲太尉張遇爲司空冬十月謝尚遣冠軍將軍王俠攻許昌克之豫州刺史楊群退屯弘農十二月丞相雄攻王擢於隴上敗之擢單馬奔涼州雄還屯隴東初有童謠曰十斗二升沙誰爲王擢家至是而

擢敗

皇始三年春正月下書曰其自公卿已下歲舉賢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學秀才異行各一人或獻書規諫或面陳朕過其悉以聞勿拘貴賤二月張重華遣將軍張弘宋修會王擢帥步騎萬五千來伐雄與菁率衆拒之大敗涼兵於龍黎斬首萬二千級獲弘修送長安王擢棄秦州奔姑臧健以領軍將軍顧爲秦州刺史鎮上邽三月西域胡劉康詐稱劉曜子聚衆於平陽僞稱晉王夏四月左衛將軍飛討擒之五月王擢復帥衆二萬攻上邽秦州郡縣多應之顧戰敗奔長安六月左衛將軍飛攻氐王楊初於仇池爲初所敗丞相雄平昌王菁帥步騎四萬屯於隴東初張遇自許昌來奔健納遇繼母韓氏爲昭儀數于衆中謂遇曰卿吾假子也遇慙恨因雄等精兵在外陰結關中豪傑欲滅苻氏以雍州歸晉秋七月遇與中黃門劉晃謀夜襲健晃約開門以待之會健使晃出外晃固辭不得

已而行遇不知引兵至門門不開事覺伏誅於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秉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起灞城衆數萬人各遣使詣晉大司馬征西將軍桓溫中軍將軍殷浩請救八月以左僕射魚遵爲司空九月丞相雄帥衆二萬還長安遣平昌王菁略地上洛置荆州於豐陽縣以步兵校尉金城郭敬爲荆州刺史引南金奇偵弓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興賄盈積矣冬十月丞相雄與清河王法及左衛將軍飛分討孔特等健兄子輔國將軍黃眉自洛陽來奔十一月雄克池陽斬孔特十二月清河王法與左衛將軍飛克鄠斬劉珍

夏侯顯

皇始四年春正月辛酉丞相雄克司竹胡陽赤奔灞城依呼延毒二月乙丑晉大司馬桓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淅川趨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趨長安三月溫遣別將攻上洛獲荆州刺史郭敬進

擊青渥城破之（冊府元龜作溫遣京兆太守薛珍擊青泥城破之）司馬勳掠秦西鄙涼秦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溫健遣太子萇丞相雄淮南王生平昌王菁北平王碩帥衆五萬拒溫於嶢柳城愁思堆（長安志云後因名桓公堆）夏四月巳亥戰於藍田淮南王生單騎突陳出入以十數殺溫將應誕劉泓士卒死者甚衆溫督軍力戰萇衆大敗丞相雄與溫別將桓冲戰於白鹿原爲冲所敗溫遂轉戰而前壬寅進至灞上萇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爲遊軍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兵拒溫三輔郡縣爭持牛酒迎降於溫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感泣者曰不啻今日復覩官軍健別遣雄帥騎七千馳襲司馬勳於子午谷破之勳退屯女媧堡五月王擢拔陳倉殺健扶風內史毛難丞相雄復與桓冲戰於白鹿原冲師敗績死者萬餘人初溫恃秦麥熟以爲軍資而健悉芟麥清野以待之軍糧不屬士卒乏食六月丁

丑溫徙關中三千餘戶而還呼延毒帥衆二萬從溫萇等又追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敗失亡萬計丞相雄擊司馬勳王擢於陳倉勳奔漢中擢奔略陽遂攻喬秉於雍丙申雄卒太子萇攻秉於雍八月斬之關中悉平以光祿大夫趙俱爲洛州刺史鎮宜陽先是月奄填星在輿鬼占者曰秦有兵革之象會溫來伐至是而退健賞拒溫之功以雷弱兒爲丞相毛貴爲太傅魚遵爲太尉淮南王生爲中軍大將軍平昌王菁爲司空其年西虜乞沒渾邪遣子入侍健於是置來賓館於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數延公卿咨講治道承趙人苛虐奢侈之後易以寬簡節儉崇禮耆老修尚儒學秦人大悅太子萇拒桓溫爲流矢所中冬十月萇卒謚曰獻哀十一月王擢帥衆來降健以擢爲尚書以上將軍啖鐵爲秦州刺史健叔父武都王安自晉還爲姚襄所虜以爲洛州刺史十二月安自襄亾歸健以

安爲大司馬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鎮蒲阪是歲關中大饑米一斗直布一疋

皇始五年春二月蝗蟲大起自華澤西至隴山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虎狼食人行路斷絶健自蠲百姓租稅減膳徹懸素服避正殿新平有長人見長五丈語於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其姓名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妄詔靖繫獄會大雨霖河渭泛溢蒲坂津監寇登於河中得大屐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屐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差也赦之夏四月河內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以郡叛降於燕立淮南王生爲太子以司空平昌王菁爲太尉尚書令王墮爲司空司隸校尉梁楞爲尚書令六月丙子健寢疾庚辰平昌王菁勒兵入東宮將殺太子生而自立時生侍疾西宮菁以健爲已卒攻東掖門健聞變登端門陳兵自衛衆見健惶懼皆舍仗逃

散健執菁數而殺之餘無所問壬午以大司馬武都王安都督中外諸軍事甲申健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右僕射段純吏部尚書辛牢等囑以後事受遺輔政健謂太子生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乙酉薨於太極前殿在位五年年四十九一作三十九葬原陵謚曰明皇帝廟號世宗永興初追尊曰景明皇帝號高祖

春秋第三十四卷

春秋卷第三十五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苻生

苻生字長生健之第三子也封淮南王幼而麤麤暴昏醉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爲兒童時年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

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其父健曰此兒狂勃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弟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可遽爾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桓溫來伐生單馬入陣搴旗斬將者前後十數初健之長子萇既死母强氏意在少子柳健以讖有三羊五眼之言故立爲太子皇始五年六月健卒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壽光群臣奏曰先帝晏駕甫爾而即改元非禮也生怒窮推議王得右僕射段純殺之秋七月尊母强氏爲皇太后立妻梁氏爲皇后以太子門大夫南安趙韶爲右僕射太子舍人趙誨爲中護軍著作郎董榮爲尚書並以佞倖進也八月生封所善衛大將軍黃眉爲廣平王前將軍飛爲新興王徵呂婆樓爲侍中左大將軍大司馬武都王安領太尉晉王柳爲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阪魏王庾爲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陝城自餘封授有差[illegible]王將强懷

與桓溫戰沒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死會生出遊懷妻樊氏於道上書論懷忠烈請封其子生怒射而殺之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頻有客星孛於大角熒惑入於東井大角爲帝坐東井秦之分野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遠追周文修德以禳之惠和群臣以成康哉之美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九月殺皇后梁氏及太傅錄尚書毛貴（后之舅也）車騎將軍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冬十一月以吏部尚書辛牢守尚書令右僕射趙韶爲左僕射尚書董榮爲右僕射中護軍趙誨爲司隸校尉十二月殺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於是諸羌皆有離心生雖在諒闇遊飲自若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可以害人之具備置左右即位未幾后妃公卿已下至於僕隸凡殺五百餘人截脛拉脇鋸項刳胎者比比有之

壽光二年春正月嬖臣右僕射董榮言於生曰日蝕之變宜以貴臣應之生曰唯有大司馬國之懿戚不可其在王司空乃殺司空王瀍洛州刺史杜郁墮之甥也左僕射趙韶惡之譖於生以爲貳於晉殺之壬戌宴群臣於太極殿酣飲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尚書令辛牢爲酒監既而怒曰何不强人酒而猶有坐者引弓射牢殺之百寮大懼莫不引滿昏醉汚服失冠蓬頭僵仆生乃大樂二月生聞張祚見殺玄靚幼冲命

征東大將軍晉王柳遣參軍閻負梁殊使涼以書喻之負殊至姑臧玄靚年幼不見殊等涼州牧張瓘見之曰孤之本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二君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山河阻絕然風通道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前主上以欽明紹統八表宅心光被四海功格天地晉王思與張王齊曜大明交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來君何怪焉瓘曰羊陸一時之

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貳若與苻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公純誠之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其可乎負姝曰昔微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覺亡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淪絕已久故尊先王翻然改圖北面二趙蓋神算無方見機而作也今大秦威德方盛君公若欲自尊河右則衆旅非秦之勍如欲宗歸遺晉則深乖先君雅旨曷若遠蹤竇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窮永延遐祉乎瓘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石氏通好使車適返戎騎已至中國之風誠在昔日不足復論通和之事也負姝曰三王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姦詐秦崇信義豈得一槩待之乎張光楊初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貢先帝命將擒之赦其難恕之罪寵以爵封之榮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符陰陽御物無際不可以二趙相況也瓘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爲秦有征東何辱命焉負

殊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强燕納款入州效順主上欽明道必隆世慨徽號擁於河西正朔未加吳會以吳必須兵服涼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未達天命正可緩江南數年之命廻師西旆恐涼州弗可保也璀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葱嶺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況自守何畏於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崤函五郡之衆孰若秦雍杜洪張琚因趙氏之成資據天阻之險固策三秦之銳藉陸海之饒勁士風集驍騎如雲兵强財富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守有囊括宇內席卷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雲散人詠來蘇旬月之間不覺易主燕雖虎視關東猶以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肅慎楛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西濟未知貴州將何以抗之盍追先王臣趙故事世享大美爲秦西藩璀曰然秦之德義加於天下江南何以不

賓負殊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汚先叛化盛後賓自古而然豈但今也故詩曰蠢爾蠻荆大邦爲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懷也瓘曰秦據漢舊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負殊曰皇室懿藩忠若公旦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軍晋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王黄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之兄弟其耆年碩德德侔尚父者則太師錄尚書事廣寧公魚遵清素剛嚴骨硬貞亮者則左光祿大夫强平金紫光祿大夫程肱牛夷博聞多識探賾索幽者則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黄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者則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雅才識明達令行禁止者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强汪侍中尚書呂婆樓文史富贍鬱爲文宗者則尚書右僕射董榮秘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讜驍勇多奇略攻必取戰必克關張之流萬人之敵者

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俱難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略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王猛朱彤之倫相望於巖谷濟濟多士焉可罄言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數萬狼顧偏方委忠獻款請爲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瓘曰茲事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英睿夙成然年在幼冲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係見機之義實在君公耳瓘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以玄覩之命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官爵而授之燕王慕容儁遣將軍慕輿長卿等帥衆七千人自軹關攻幽州刺史强晉書作張哲於裴氏堡晉將軍劉晉書作王度帥衆四千攻青州刺史王晉書作袁朗於盧氏堡生遣前將軍新興王飛拒度建節將軍鄧羌拒長卿飛未至而度退羌及長卿戰於堡南大破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帥衆萬餘

攻平陽太守產於匈奴堡晉王栁救之爲襄所敗引還蒲阪襄進攻堡克之殺產盡抗其衆遣使從生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東海王堅諫曰姚襄人傑也今還隴西必爲深患不如誘以厚利伺隙擊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冊寇掠河南生怒命大將軍張平討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爲兄弟更與秦通和三月生發三輔人治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切諫生怒殺之夏四月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刳出心胃生舅左光祿大夫强平切諫曰元正盛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朔昏風大起兼之水旱不時獸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强於政事乖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百姓棄纖芥之嫌含山岳之過致敬宗廟愛禮公卿去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澤則奸回寢止妖祲自消乾靈祗祐皇家永保無窮之美矣生怒以爲妖

言鑿其項而殺之衛將軍廣平王黃眉前將軍
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侍讌禁中以平太后
之弟叩頭固諫生弗許出黃眉爲左馮翊飛爲
右扶風羌行咸陽太守猶惜其驍勇故皆弗殺
五月太后强氏以憂憤卒謚曰明德六月生下
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考之業君臨萬邦子
育百姓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
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爲
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虎狼大暴從潼
關西至於長安晝則斷道夜則發屋不食六畜
專務食人自元年春至於二年夏凡殺七百餘
人百姓苦之皆廢耕桑相聚邑居爲害滋甚內
外恟懼秋七月群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饑則
食人飽自當止終不能累年爲患也何禳之有
且天豈不愛群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
者多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敎故耳但勿犯罪何
爲怨天而尤人哉冬十月生如阿房遇兄與妹
俱行者逼令爲非禮固執不從生怒殺之尚書

僕射賈玄石形貌美偉生與妻樓上望見玄石在庭中妻曰此何人也生曰汝欲得也乃誅玄石嘗讌群臣於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生夜食棗多至旦而有疾召太醫令程延使珍之延曰陛下無他疾食棗多耳生怒曰嘻汝非聖人安知吾食棗乃殺之又使太醫某合安胎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曰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爲譏其目鑿其目出然後斬之常從輿上溲便輦者謂之天雨

壽光三年春二月太白犯東井有司奏曰東井秦之分野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太白入井必將渴耳何所怪乎夏四月姚襄將圖關中自北屈進屯杏城遣輔國將軍姚蘭略地敷城曜武將軍姚益生左將軍王欽盧招動定陽北地芹川諸羌胡皆應之有衆二萬七千進據黃落生遣衛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平北將軍道龍龍驤將軍東海王堅建節將軍鄧羌率步騎萬五千禦之生將飛龍擊蘭擒之襄深溝

高壘固守不戰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爲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已竭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然其爲人强狠易以剛動若鼓譟揚旗壓其壘門彼必忿怒而出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五月羌帥騎三千壓於襄壘襄果怒盡銳出戰羌僞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於三原羌廻騎拒襄俄而黃眉與堅大衆繼至襄兵大敗時襄所乘駿馬曰黧眉騧日行千里是戰也擒而斬之盡俘其衆弟萇帥衆來降襄載其父弋仲之柩在軍中生以王禮葬弋仲於孤磐亦以公禮葬襄廣平王黃眉等振旅還長安生不之賞數衆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覺伏誅事連王公親戚多有死者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有魚化爲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堅所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侍中太師錄尚書事廣甯公魚遵并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

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法是苻法也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不免禍求爲荆州出鎮上洛生不許曰公忠肅篤敬宜左右朕躬豈有外鎮之理改爲中軍將軍引見調之曰牛性遲重善持轅軛雖無驥足動負百石夷曰雖服大車未經峻壁願試重載乃知勲績生笑曰何其快也公嫌所載輕乎朕將以魚公爵位處公夷懼歸而自殺生荒暴日滋殘虐彌甚躭湎於酒無復晝夜群臣朔望朝謁漏盡請見生曰日知盡乎須待飲訖罕有見者或日暮不出百僚饑弊或至申酉乃出臨朝輒怒色厲推行殺戮連月昏醉弗堪省覽往往寢落醉中決事左右因以爲奸賞罰無準因醉問左右曰自吾臨天下以來汝等外間何所聞乎或對曰陛下聖明宰世子育百姓賞必當功刑必當罪天下唯歌太平未聞有怨生怒曰汝媚我也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輒便

殺之流其尸於渭水或使宮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引群臣臨而觀之或生剝牛羊驢馬活爓雞豚鵝鴨數十爲群縱之殿前或剝死囚面皮令其歌舞臨觀以爲嬉樂宗室勲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危駭道路以目群臣奔走草野皆曰從虎口出左右得保一日如度十年自以眇目所諱言者殘缺傷毀偏隻少無不足不具之類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誤犯而死者不可勝紀六月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於太微連於東井自去月上旬沉陰不雨迄至於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修德以消之生怒以爲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坐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侍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遂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强汪帥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堅與侍中尚書呂婆樓帥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舍杖歸堅生猶昏醉寢而未寐堅衆

既至生鷹問左右曰此輩何等人左右曰賊也生曰賊也何不拜之堅兵皆笑生又大言何不速拜不拜者斬之堅衆引生置於別室廢爲越王尋而殺之時年二十三在位三年謚曰厲王封生子尚爲越王以嗣之

春秋第三十五卷

就李　項琳之
屠喬孫　同訂

前秦錄四　　春秋卷第三十六

魏　散騎常侍　崔　鴻　撰

苻堅上

苻堅字永固一字文玉或作名健弟雄之第二子也趙建武中洪從石虎徙鄴家於永貴里母苟氏嘗遊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歸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有神光之異自天燭其庭堅背有赤文隱起狀如篆文成字曰艸付臣又土王咸陽堅秘而莫之傳也姿貌魁